

岁月如风

阮芮

我的文化生活

刘全汾

20世纪50年代，我先后担任代理老师、民办老师，教书八年后，参与了平镇公路石上路、南江电站、襄渝线铁路等工程建设。

1970年秋，我接到公社通知，前往襄渝铁路建设前站负责后勤。次日，登上了前往三线建设前站的车，同行共七人。我们在安康住了一晚，次日乘坐汉江船沿江而上，经九十里水路，下午抵达汉河口。

三年多的三线建设中，我经历了无数困难的磨炼，工作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工作安排有后，文艺活动兴起，我又投入到文化创作中，排练各类演唱节目，一批能歌善舞的文艺爱好者也崭露头角。

有一次，我以“桥”为题，采用诗表演的形式，生动展现了军民日夜奋战在井沟、砂沟、大桥沟三座大桥建设中的艰辛。我们连有位民兵在超过45度高温下施工时晕倒，驻连军代表发现中暑，亲自背起他去卫生队，端水喂药，如同亲人一般照料；有一位民兵在工地受伤，带队领导让他回连队休息，他却坚持带伤上班。这些军民协作的真实事迹被搬上舞台后，台下观众因亲眼见证过这些事，看得格外投入，演出中掌声不断。

这三年多是我文艺创作的高峰期，只可惜很多作品没能保存下来。

连队干部很重视文艺活动，每次有庆祝活动，都会让我准备参演节目，只要我提出需要的演员人选，就会从各排抽调民兵，让他们专心排练不用上班。这些被选中的民兵都很珍惜机会，排练认真，这也让我能顺利开展编导工作，在短时间内取得好效果。

1971年，镇坪县举办全县文艺汇演，通知镇坪民兵团参加。团部研究后，抽调一名干部担任队长，我为副队长，我们抽调了18名文艺骨干，在团部培训了近一个月。

这次回县演出，场场都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演出结束后，县委、县政府领导召开座谈会，还设宴招待了我们，随后要求我们返回途中在农村乡镇演出五场，并指派一名干部到各乡镇协调接待。我们每到一处演出地点，当地都提前搭好了舞台，生活也安排得十分周到。

2011年，村镇干部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各类文艺活动，受此鼓舞，我在浪河口成立了农民业余班，表演自编自演的歌舞剧、秧歌等节目。

活动点燃了群众的热情，每天夕阳西下时，活动场地就会响起乐器伴奏声，地里干活的人们扛着锄头匆匆赶来，丢下农具，带着一身汗水和泥土，随着音乐节奏扭起秧歌。二十多平方米的活动场地被围观群众围得水泄不通，这引起了县文旅广电局和文化馆的重视，他们经常开车下来观赏指导。

年底，我接到县文广局通知，我被评为全县文化先进个人，参加了市文广局召开的先进文化工作会议，会期五天。这次会议，我领到了荣誉证书和奖品，县委宣传部还给我们村拨了文化活动资金。

2012年春节，我组织培训了一批舞狮子、划彩船的演员，于是，一项传承多年的农民灯会活动在牛头店各乡村展演。

县文联成立后，我申请成立相关组织，经有关单位审批，浪河口老年文体协会正式成立。协会成立以来，得到了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

我任协会会长四年里，每年都带队到县上参加演出，每年都获得县文联“以奖代补”资金。文旅广电局破例给协会配备了演出幕布、地毯各种道具，以及扬琴、二胡、锣鼓等乐器，还有高音喇叭、唱机、唱片、磁带、服装、图书等，满满装了一车。

回首往事，我深感文化就像一粒种子，只要有人浇灌，就能在群众的土壤里生根发芽，为乡亲们带来欢乐，让山沟里也有歌声舞步，是我在乡土中结出的甜果。

品味一首歌

武芳

我有幸聆听了一场讲座《幸福安康》的词作者李慈印老师以其深厚的艺术造诣和炽热的创作情怀，为我揭开了歌词艺术的神秘面纱，也让我对这片土地的歌有了全新的认知。

《幸福安康》这首歌，它描绘的画卷如此生动：“我们的家园\天地呈祥瑞\碧水绕青山\田野叠绿翠\男儿壮如山……”歌词巧妙地将安康的秀美山水与蓬勃生机融为一体，捕捉了生活在此地人们最动人的瞬间；老人的开怀、孩子的欢笑、男儿的刚毅、女儿的情深。这并非简单的风景罗列，而是对安康城市精神内核——和谐、活力的诗意的提炼，那反复咏叹的核心：“幸福安康哟，四季明媚，亲人珍贵，朋友也珍贵……”早已超越了地域限制，升华为对普世幸福与人间真情的礼赞。正是这份真挚的感染力，让《幸福安康》自诞生起便成为安康的文化名片，不仅荣登央视春晚春晚压轴演出，更成为汉江龙舟文化节不可或缺的节日乐章，一次次在舞台上唱响安康的自信与魅力。

歌词创作者李慈印，是安康引以为傲的词作家，他的创作硕果累累：《开缸酒》灵感源于安康城西酿酒人的真实故事，这首以朴实语言反映改革开放后百姓生活变迁的作品，于2004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一鸣惊人。其艺术价值被市场敏锐捕捉，最终由陕西西康酒业集团买断版权，成功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酒业品牌。

《幸福安康》这首为家乡倾情打造的作品，已成为安康的“声音标识”，其影响力与艺术成就毋庸置疑，李老师的才华备受业界认可，多首作品被歌唱家深情演绎，歌声传遍大江南北。

一堂震撼心灵的创作启课，李老师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了《幸福安康》《水墨安康》以及《永恒的乡愁》三首代表作的创作历程与感悟。

他的讲解层层深入：他剖析了歌词艺术的独特性——它服务于旋律和节奏感，追求听觉的即时感染力，结构的韵律感以及意象的直观冲击力。

李老师特别强调了“扎根生活”的重要性。《开缸酒》源于市井故事，《幸福安康》根植于家乡风物。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创作灵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双脚踩在泥土里，让地域的气息、人民的情感深深沁入心灵的过程。

讲座中，李老师展现出惊人的储备和对语言精准、优美、传神的驾驭能力，令人叹为观止。这绝非一日之功，而是长年累月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厚积累，对语言艺术极致锤炼所铸就的成果。正是这份坚持，让他的每首歌词在“表情达意”上都堪称完美。

李老师娓娓道来，不仅传授了技巧，更让我透过那些精妙的歌词，真切地触摸到了他的内心世界——对家乡深沉的爱，对人民真挚的情，对美好生活不懈的追求，对艺术创作永无止境的探索。

这场讲座，是一次艺术的洗礼，更是一次精神的充电。李老师用他的作品和人生，向我们展示了歌词创作的无限魅力。我深信，《幸福安康》的旋律将继续在汉江之畔回荡。

顺着滨江步道往前走，长长的江风吹过来，有时从后面推人往前，有时从前面拂过脸，有时跑步的人带过一阵风，四面八方的风似乎从未停止过。

风总是好动且善变，有时温柔娇羞似少女，有时咆哮怒吼如刀剑，但好多时候是若有似无。记忆中那个山洼里的风是轻快的，风里满是欢声笑语。那个山洼中间是个村办小学，四周都是院落，前面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拐过一道山尾，就是一片广阔平整的田，山里人的脚不是在山上的地里，就是在水边的田里。山里的风和人一样勤劳，一年四季都不懈怠，不是从这个山梁吹到那个山梁，就是从河边吹到田里，吹熟了一茬茬的庄稼，吹白了一代代人的头发。

山洼边的那块田最是肥沃，人们从山尾处把河水引进堰渠，精耕细作，在夏天时，把那块田绣成了江南的模样：大片的稻，连片的藕，还有连接大小田块的水渠，田埂都没有空闲，有成排的向日葵，还有繁密的豆角，我们一群孩童成天顺着堰堤跑上跑下，跑过春夏秋冬，跑过整个童年，耳边的风把我们的嬉闹声传到远方。

稻穗掠过衣角，我伸长了手想够着不远处的莲蓬，一个翘起差点栽进塘里，不甘心抡起手臂去追荷花上面的蜻蜓，转眼又想去抓堰渠里的泉鱼，低头又看见了石缝里的螃蟹，前面又响起伙伴的呼叫，总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了开心的一天。闭上眼，耳边又响起呼呼的风声，稻浪在翻涌，荷花在摇曳，风中还带着甜丝丝的稻香，跑着跑着，自己都笑出了声。

小河从山洼脚边流经二十多里，终于穿过一座大桥汇入了汉江，江风带着水汽，从江面飘起来，和山风的味道自是不同。宽阔的沥青路又黑又硬，汽车鸣笛声总是很急促，人们顺着路沿小心翼翼地走，路下就是汉江，平日里静水深流。有桥的那条路是国道，桥头自然而然成了集市，到了年底，人头攒动，车水马龙，是一年中最为热闹的时节。

春节前期，父亲常在桥头写春联，乡里乡亲半送半卖，全然不为挣钱。有一年，我在外地上大学，偶然听母亲说家乡的生姜价格出奇高，一打听，当地生姜价格低，放寒假时，用攒下的生活费买回一麻包生姜，蹲在父亲写对联的桌旁卖起生姜。江风一阵阵

的，有时带着墨香，有时带着姜味。有太阳时风很可人，没太阳时风是魔鬼，冷飕飕、凉冰冰，在桥头多待一秒都是煎熬。父亲写对联的桌前人气很旺，一波波人潮散了又来，可买姜的人并不多，我忍不住想回家，父亲说，再冷的风，又能吹多久。看他搓搓干糙的手，继续写对联，我也默默放下提起的篮子，等他一起回家。

到了夏天，桥头的人似乎和过年时一样多，乘凉的人们站在桥上看来人往，看落日夕阳，看江水流深，阵阵江风把人们的家长里短吹散开来，让乡亲们相互知根知底。雨后闲暇时，母亲喜欢带我到桥上去看水，汉江和桥相互平行，小河和桥十字相交，有时小河里的水清，汉江的水浑，弱弱的河水流入汉江瞬间被吞噬，有时浑浊的汉江倒灌入小河，淹没两岸的菜地，待水退去，虽是毁了一方菜园，但留下了一片算是肥沃的泥沙，因祸得福，得失相抵。

伫立在桥边，看着汉江从平日的平静到汹涌，从澄澈到混浊，极致的反向让我更能接受自己各种变化的冲击。母亲说，河道是一下次的涨水冲出来的，人也要有水的这种

冲劲。耳边响起波涛汹涌和着风的声音，澎湃的声音让人振奋。兴许人人都有自己的河道，虽然能流多远、流到哪里是未知，但只要往前就是让人庆幸的事。

长长的岁月，长长的风。风缓缓吹过人生，风声也不再是简单的风的声音，它像是一种要来却又没来的消息，有着风的自由随性，像长了翅膀随风跑着，从四面八方扑向你，听到利好的风声，少不了暗自窃喜；听到无利且有害的风声，少不了焦虑忧心，有的人草木皆兵，有的人按兵不动，多多少少会受影响；而听到那些无利无害的风声，就白白吃个瓜，权当消遣。风起自有来处，但不管风从哪里来，有的人从风中乘风破浪浪到风口，成为引领者；有的人从风中错误决策跌入深渊，成为失败者；有的人从风中冷静淡然置身事外，成为旁观者。一阵阵风呼啸而过，风声已不再是风声，它悄然裹挟着人们翻过一座座时代的大山。

华灯倒映在江里，水汪汪的鲜亮着。风依然自由，在渴望得到它的人那里，它的停留就像了一时的宝贝，风过了，平静如初，似乎就像从未来过一样，就像匆匆逝去的岁月。

壶口的扁柏

危才军

壶口的扁柏，长在壶口瀑布的两边山上。说是山，其实是塬，一色的黄土。

扁柏在黄色的底板上很不显眼，大的十余年树龄，小的七八年光景，一行行排列着，虽不是刻意的整齐划一，也不歪歪扭扭，很努力地生长着，就像我们身边那些平凡的人，朴实而亲切。

壶口的扁柏很安静，安静地注视着“千里黄河一壶收”的咆哮，壮观，安静地注视着成堆的车辆，安静地注视着成片的人，安静到几乎不存在。

黄河的水很忙。它从三江源的雪山上匆忙融化，一路小跑，在龙羊峡、李家峡、刘家峡、青铜峡四个大型水电站的涡轮里飞快地旋转，来到宁夏造就塞上江南，“千里黄河，唯富一套”；它跑到壶口，收不住脚，跌落一跤，被那么多人看见，它狂躁愤怒。它厌烦人群的喧嚣，更不喜欢景区广播里的招徕启事，让丢了身份证的人来领。

能被一只大壶收了吗？它很不自在，它很着急，它还要到龙门去迎接那群跳跃的鲤鱼；它还要到小浪底去推动那些巨大的发电机组转动；它还要到华北平原上去种小麦、种玉米、种花生，充盈人们的厨房，填饱人们的胃；它还要种上棉花，温暖冬天的人们。

它要带领一群支流奔流到海。

它要去见它的母亲，在山东东营，一头扑入母亲的怀抱，嚎啕大哭，它倾诉一路走来的跌跌撞撞，坎坎坷坷；它倾诉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欢欢喜喜；它哽咽抽泣着，然后它化为蒸汽，凝结成小水珠，东南风把它托举到三江源上空，打扮成一朵朵雪花，飘然落下。

我站在陕西的这边看着壶口的黄河水，看着壶口的扁柏树。妻子到过对面的山西景区，她说陕西和山西的景区模式差不多，我说，陕西的观景台比山西的观景台略低一点，在这个观景台的下面还有两个依次更低的第二、第三观景台，所感受的气势更猛，会看得更深，更透。

我想，壶口的扁柏也许比我们更懂黄河。夜晚，当最后一批游客散去，扁柏仍在黑暗中凝视黄河。它们记得每一滴水的来处，也预知每一朵浪花的归途。

黄河吼一声号子向扁柏打招呼，肃穆的扁柏身子微微晃动，算作回应。他们彼此相知，去留随意，宠辱不惊。扁柏伫立，黄河东去。



乡村新景 杨麟作

瀛湖

第1458期

请别惊动那盏灯

李爱霞

和煦的风让兴安门卸下门闩
像卸下历史的重任
城门亮堂了
一间盛满思想的房子就此挺立
傍晚，江水的褶皱比纸还薄
八年来，那盏灯坐在城门中央
像守城的士兵夜夜站岗
“我不用长矛，用光”
“我不用烽火，用字”
一页页纸从书架深处列队而出
安康最长的兴安路
因此又长了一寸
长到能把一个人的童年
从东头牵到西头
长到能把一条江的倒影折进书页
此刻，若你经过
请别惊动那盏灯
它正把八年的光
熬成一碗粥
喂饱那些比城墙还高的星辰

灯光浸透的夜

聂婷婷

当第一本书页被春风掀开
八年光阴在灯下流转成河
老人将故事融入茶盏
孩童追逐文字的光斑
灯光浸透兴安路的夜
似一匹柔软的绸缎
一端系着洪武年的月光
一端缀着未完成的诗行
每个字符都浸着汉江的暖
将晚安说与整座安康

城门下

朱清兵

城门下
一盏灯亮着
像一本打开的书
风翻动书页
纸张沙沙作响
阅读的人
早已忘记时间
他们说这光是从书中溢出的星星

我站在这里
看着光在黑暗中生长
如同母亲的手
抚过我童年的额头
城门依旧沉默
那盏灯仍在
纸张在风中轻轻摇晃
仿佛无数只蝴蝶在夜色中振翅

八年的灯

王慧

兴安门的门楼改作阅读吧
八年的灯
从春亮到冬，暖了一座城
有人在灯影里翻到旧安康
有人借光读新的篇章
这盏灯不照城墙照心房
兴安门的夜
因墨香更绵长
把书香酿成耐读的时光

阅读灯

刘生

城里的灯火

比天上的星星明亮些
兴安门的灯光比路灯明亮些
这盏灯叫阅读灯
这盏灯比人的眼睛明亮些
它亮了八年
再亮八十年
再亮八百年

灯影无语

陈俊东

暮色漫过兴安门时
那盏灯就亮了
在闹市的门洞
像汉江上空的星星
书香飘过
灯影默默无语
只把文字的温度
递给每个低头的身影
城门守着安康的夜
灯守着心里有光的人

那盏灯

翟新华

老城门的路灯
把八年夜色熬成读书声
石阶变成露天图书馆
扫码能遇见明朝的落花
那盏灯
见过安康驿使策马传竹筒
见过汉江的波光成了书

你可知道

王文红

你可知道
在美丽的安康老城

有一条街称为兴安路
那个路有一个兴安门
有一日门楼换新颜
诞生了安康阅读吧

你可知道
在新生的阅读吧兴安门分馆
有一本本装满智慧的书籍
有一道道难解的谜题
呼唤你前来阅读
等待你前来解答

多么明亮的亭台

王宗雨

这盏阅读灯一直亮着
多么明亮的亭台
我拉着女儿的手
总想靠近
在兴安门附近生活的我
从此不再匆匆赶路
转身即可到达心灵的港湾

书香安康

王宗辉

汉江水畔，浩然贯长川
书香漫堤岸
灯火阑珊，缀星点
兴安门楼藏典籍
明月浸卷，醒世语凝案前
人生何忧，圣贤抱卷安
人生何欢，墨香萦心满
最是书香致远
最是书香入心
一盏阅读灯点亮西北南
映小城，烟火暖